

澳洲就医的惨痛经历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[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\\_ti2020/210/2021\\_2022\\_\\_E6\\_BE\\_B3\\_E6\\_B4\\_B2\\_E5\\_B0\\_B1\\_E5\\_c107\\_210076.htm](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0/2021_2022__E6_BE_B3_E6_B4_B2_E5_B0_B1_E5_c107_210076.htm) 我的噩梦从9月23日开始，在皇家墨尔本医院动了阑尾炎手术，那个失败的手术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做完手术后我躺在病房里，朋友们都来看我，我没想到的是，动了手术反而疼的更厉害，阑尾那个地方比从前的隐隐作痛变成了剧痛，大概是挨了一刀的原因吧，我自我安慰着。躺了两天，每日都吊着输液瓶，上厕所的时候只能断断续续的，否则伤口就开始折腾我。两天后，医院就下了逐客令，邻居开车送我回了家。到了家心情总是好的，虽然依然觉得不舒服。一到家里就躺在床上，和only聊天，中午似乎没吃什么，只记得是only喂我的，可是我吃什么都不香，胃一直没有运作起来。下午与王丽华聊天，本来都好好的，突然肚子开始疼痛，一发不可收拾，疼的我没有什么别的法子，一会想起来，一会想坐下，一会又躺下，那一刻我哀求only，你杀了我吧，我真的好疼。only马上拿来止痛药，我发现原来那时候就连吃一片药也是那么难。持续了十几分钟，总算停止了。我累的没力气，只能躺着发呆，让她们出去了。父母和男朋友每日都打电话来，开始还可以说话，后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请only代劳，那时候谁也没想过手术有问题，只以为是我的刀口疼。有一天，我对only说，我现在做什么都要别人帮忙，象个残废人一样。吃不下东西，却很饿，好容易吃了喵喵买的西瓜，却在晚上全部吐掉了，体温也升到37度9，邻居打电话回医院，医院却说正常的，不要回来。又过了一天，我还是惨无颜色，步履蹒跚，一

天未进食，晚上，大家决定送我回医院。only和小飞陪我一起去了医院。被注射了吗啡，我突然精神了，高兴的对他们说，我觉得好多了，也许今天可以回家了，那么我要吃小飞做的抄鸡丁，于是大家也很高兴，因为我从做完手术以后那是第一次笑，过了一会医生来打破我的美梦，我必须留院观察。很失望，肚子饿的很呢，我郁闷的想早知道就应该吃点什么再来；没想到从那天开始两个星期都没有机会再吃任何食物。第二天，医生对我说，你要去做一个ct scan，可能会再动手术。当时我突然有被耍的感觉，气急败坏的问，为什么要动第二次手术？医生被我的怒气吓着了，急忙的摆手逃窜了，走的时候丢下一句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充满了慌张与虚伪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什么做ct scan，都只是形式了，这个手术免不了了。朋友们来了，我告诉他们，他们也很惊讶，这时医院拿来600ml的液体让我喝，为了做ct的，我痛苦的喝着，电话响了，是bug，小飞帮我接了，他走出病房去。我突然疯了一样叫小飞回来，接过电话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痛哭起来，忘记了他说了什么，只是记得自己的哭声，痛彻心扉。过了一会，医生来送我下去做scan了。进了房间，我平躺在床上，被送入一个窟窿里，耳边是机器转动的声音，还有控制台叫我憋住呼吸的命令，我又开始哭泣了，那天我觉得是自己最倒霉的日子，哭了一会就把600ml的液体全吐出来了，亏的多天没进食，也不脏。被护士们拉下床以后，我便定在那里不动了，化悲痛为力量么？我发怒了，她们劝我去换衣服，我只说，I want to change here。她们不肯，因为那里有很多男医生，我突然自己将病服后面的结一拉，右手便将衣服脱掉了，这一来我就裸体站在那里了，一边很怨恨的从

牙间挤出一句，庸医……。一片混乱。好容易帮我穿上衣服，我也累了。任由他们送我出了房间。小飞和only在门口，医生来让我签字动手术，我不答应。他急了，你一定要动手术，你的腹腔里全是脓，如果不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我怕死，我签字画押了。我听见only说，我已经不敢相信他们了。可是我已经没有选择了。意识模糊了，我进入了无意识状态，如果一直这样也许很好，可是我还是醒来了，醒来以后，世界便不一样了，我带着氧气罩，插着无数乱七八糟的管子，从头到脚，腹部还多了一道恶心的刀疤。好累，只有这个感觉。医生笑咪咪的说，你的手术很成功，我内心里鄙视了这句话，因为，我清楚的记得，上次手术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。我问，为什么动第二次手术，他居然告诉我，原因不明。原来我这刀挨的是莫名其妙的了。医生把一个按钮放到我手里，告诉我如果觉得疼就按，前两天我都紧紧的握着它，按过多少次我也不记得了，只知道按一次，就会有吗啡注射到我脖子上那根管子里去，疼痛就会减轻。最不舒服的是鼻子里的管子，我没想到是直接通到胃里的，只看到有绿色的液体从管子里流出来。第二天，我睡的很难受，那个所谓的空气床垫简直是垃圾产品，把我的背折腾了一晚，我按了按钮把护士找来，请你帮我换了吧，我睡的很难受。她对我不屑一顾，不，那怎么可能，你既然昨天能睡今天也能睡。我很想给她一耳光。忍住了，这个老女人居然还当着我的面对新护士说，这个女孩的英语很差。我连中文都说不清楚了，何况英文，我听在耳里，只告诉自己，要记住这句话。第三天晚上，我突然一阵恶心，马上按呼叫扭，护士来了，我对她说，我要吐了。Deep breathe，她丢给我一句就

走了。她一走，我便开始吐，把那些绿色的液体全吐出来，我苦笑起来，自言自语，为什么这些护士那么愚蠢呢。良久，另一个护士来了，看见这一幕，大呼，excellent。我只是沉默，任由她摆布。邻居来看我了，她是当地人，我告诉她床垫很不舒服可是却不给我换，邻居很愤怒，找到了护士，搞定。原来是歧视我罢了。那个护士似乎更加讨厌我了，医生过来给我做检查，让她帮忙拉着我的双手以免我倒下，她居然说，不行，我的手很酸，拉不动。我很乖的不说什么，即便我真的想把所有泼妇骂街用的词都浇到她头上去。不能吃东西，不能上厕所，说话不方便，我失去了一个正常人享有的生活。被禁闭在医院的病房里，和一群庸医，还有一些在我看来青面獠牙的护士生存。每日从手臂抽血，往大腿注射一些药，从肛门塞药片，真的象个被用来试验的机器而不是人了。做完手术第二天便要我洗澡，脖子上的管子连着一个巨大的机器，鼻子上的管子连着一个袋子，腹部的引流管通到一个粘在腹部的袋子里，还有导尿管，我拎着这些乱七八糟的袋子，推着机器进了洗澡间，怎么洗啊。我自己都困惑，最终就是用水冲了冲，那个洗澡间不知是哪个傻瓜设计的，门很难打开，底下漏风搞的我一关了水就瑟瑟发抖。痛苦的洗澡经历。接着是要我起床走路，还是带着那么多的东西，由一个实习生帮我走了大概有五米的距离，虽然她是个实习生，却比正式的医生好多了，至少她对我的态度很和蔼。按呼叫按钮找护士平均要等上十分钟才有人来理你，最长的一次我等了一个半小时，那次我坐在椅子上想躺回床上，自己没法做到，只能等护士来，等到我快绝望了。父亲和bug依旧每日电话，父亲让母亲不要打，因为怕我话说的多太累，

他们都很担心，而且远在万里之外，有心无力。我能说话后就告诉父亲不必太担心，自己现在已经好多了。父亲叹气道，女儿，你这次是死里逃生啊。我没想过那么严重，所以懵懂也是件好事，如果一早知道那么严重，吓也吓死了。过了几天，鼻子里的管子取了，导尿管也取了，我可以吃一点冰块了。虽然有导尿管很方便我根本不用起床，但是那东西非常的不合作，有次居然堵住了，我快被憋死了，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我强烈要求取掉导尿管，宁可累一些自己起床也不要受这个苦。起床，是考验，平均花2分钟才能从躺变成坐，但是我很有成就感，至少我可以自己起床了。半夜去上厕所，忽然感觉腹部冰凉，吓的我掀起衣服看，伤口正不停的往外渗脓血，已经滴落在地板上了，两脚间一会儿便密密麻麻的滴满了，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那股腐烂的味道，快把我熏死了。护士来把我弄回床上，贴了张象卫生巾一样的东西来吸收脓血，我在这味道里无法入眠。医生又一次告诉我，可能还要动一次手术，因为他们怀疑是肠漏。我已经麻木了，没有语言。告诉了only，她又一次被shock了，我也打了电话给爸爸，他告诉我不能轻易的动手术，我象是得到了豁免一样高兴，漏就漏了，我就不动手术。后来几天，漏出来的液体越来越多，他们又给我安了个袋子收集。而一群庸医们每日都在讨论是否应该给我动第三次手术，谁知道是不是他们在动手术的时候捅了我肠子一刀。总算有件高兴的事情，bug给我寄了个包裹，我打开看，里面有四个cs小人，还有他写的一封信，折成双心的形状，我很喜欢。将那四个小人放在我的桌子上，每天都拿着看。干妈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诉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你爸爸都快急疯了，所以我们带他出

去散心，去爬山，结果他就打赤脚走了很久到庙里去帮你求签，他说，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无奈，我女儿在受苦我却没法帮她，我宁可自己代替她去受苦。我哽咽了，颤抖的说，你要帮我照顾我爸爸.....接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有的爱的确太伟大了。身体还算好转，虽然漏还是漏，精神到是不错，正是因为看到我的一切状况都不错，庸医们才没打算再动手术。慢慢的我的胃开始饿了，我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看食品广告，古人有画饼充饥，我也效仿一下。最后他们决定还是让我再做一个ct scan，我必须再次喝600ml的显影液，很难，胃空了那么久，我挑战自我了，在一番痛苦的挣扎下喝了300ml，在打算喝另外300ml的时候，胃抽搐起来了，我立刻放下杯子，张口就吐掉了所有的东西，望着满地的显影液，我抱着枕头抽泣了起来，我真的那么无能吗，连300ml水都没法喝下去，一旦开始哭了就刹不住车了，我抖瑟着打开了bug的信，一字一句的看，痛快的哭了一场，同住的老太太说，you need a good cry。医生跑来对我说，下午五点前你一定要喝完，否则，我们将从你鼻子里通管子把液体导入到你胃里。我知道不是吓我的，于是，一场竞赛开始，在4点45分，我喝光了所有的液体。结果似乎不是肠漏，庸医说是皮下脓肿，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又一次犯错，我在渗出液里发现了吃过的东西，不是肠漏？鬼才相信他们。爸爸打了电话给外交部，他们联系了大使馆，派了人来探视我，学校的international center也派了个香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 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我的噩梦从9月23日开始，在皇家墨尔本医院动了阑尾炎手术，那个失败的手术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做完手术后我躺在病房

里，朋友们都来看我，我没想到的是，动了手术反而疼的更厉害，阑尾那个地方比从前的隐隐作痛变成了剧痛，大概是挨了一刀的原因吧，我自我安慰着。躺了两天，每日都吊着输液瓶，上厕所的时候只能断断续续的，否则伤口就开始折腾我。两天后，医院就下了逐客令，邻居开车送我回了家。到了家心情总是好的，虽然依然觉得不舒服。一到家里就躺在床上，和only聊天，中午似乎没吃什么，只记得是only喂我的，可是我吃什么都不香，胃一直没有运作起来。下午与王丽华聊天，本来都好好的，突然肚子开始疼痛，一发不可收拾，疼的我没有什么别的法子，一会想起来，一会想坐下，一会又躺下，那一刻我哀求only，你杀了我吧，我真的好疼。only马上拿来止痛药，我发现原来那时候就连吃一片药也是那么难。持续了十几分钟，总算停止了。我累的没力气，只能躺着发呆，让她们出去了。父母和男朋友每日都打电话来，开始还可以说话，后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请only代劳，那时候谁也没想过手术有问题，只以为是我的刀口疼。有一天，我对only说，我现在做什么都要别人帮忙，象个残废人一样。吃不下东西，却很饿，好不容易吃了喵喵买的西瓜，却在晚上全部吐掉了，体温也升到37度9，邻居打电话回医院，医院却说正常的，不要回来。又过了一天，我还是惨无颜色，步履蹒跚，一天未进食，晚上，大家决定送我回医院。only和小飞陪我一起去了医院。被注射了吗啡，我突然精神了，高兴的对他们说，我觉得好多了，也许今天可以回家了，那么我要吃小飞做的抄鸡丁，于是大家也很高兴，因为我从做完手术以后那是第一次笑，过了一会医生来打破我的美梦，我必须留院观察。很失望，肚子饿的很呢，我郁闷的

想早知道就应该吃点什么再来；没想到从那天开始两个星期都没有机会再吃任何食物。第二天，医生对我说，你要去做一个ct scan，可能会再动手术。当时我突然有被耍的感觉，气急败坏的问，为什么要动第二次手术？医生被我的怒气吓着了，急忙的摆手逃窜了，走的时候丢下一句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充满了慌张与虚伪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什么做ct scan，都只是形式了，这个手术免不了了。朋友们来了，我告诉他们，他们也很惊讶，这时医院拿来600ml的液体让我喝，为了做ct的，我痛苦的喝着，电话响了，是bug，小飞帮我接了，他走出病房去。我突然疯了一样叫小飞回来，接过电话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痛哭起来，忘记了他说了什么，只是记得自己的哭声，痛彻心扉。过了一会，医生来送我下去做scan了。进了房间，我平躺在床上，被送入一个窟窿里，耳边是机器转动的声音，还有控制台叫我憋住呼吸的命令，我又开始哭泣了，那天我觉得是自己最倒霉的日子，哭了一会就把600ml的液体全吐出来了，亏的多天没进食，也不脏。被护士们拉下床以后，我便定在那里不动了，化悲痛为力量么？我发怒了，她们劝我去换衣服，我只说，I want to change here。她们不肯，因为那里有很多男医生，我突然自己将病服后面的结一拉，右手便将衣服脱掉了，这一来我就裸体站在那里了，一边很怨恨的从牙间挤出一句，庸医……。一片混乱。好容易帮我穿上衣服，我也累了。任由他们送我出了房间。小飞和only在门口，医生来让我签字动手术，我不答应。他急了，你一定要动手术，你的腹腔里全是脓，如果不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我怕死，我签字画押了。我听见only说，我已经不敢相信他们了。可是我已经没有选择了。意识模

糊了，我进入了无意识状态，如果一直这样也许很好，可是我还是醒来了，醒来以后，世界便不一样了，我带着氧气罩，插着无数乱七八糟的管子，从头到脚，腹部还多了一道恶心的刀疤。好累，只有这个感觉。医生笑咪咪的说，你的手术很成功，我内心里鄙视了这句话，因为，我清楚的记得，上次手术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。我问，为什么动第二次手术，他居然告诉我，原因不明。原来我这刀挨的是莫名其妙的了。医生把一个按钮放到我手里，告诉我如果觉得疼就按，前两天我都紧紧的握着它，按过多少次我也不记得了，只知道按一次，就会有吗啡注射到我脖子上那根管子里去，疼痛就会减轻。最不舒服的是鼻子上的管子，我没想到是直接通到胃里的，只看到有绿色的液体从管子里流出来。第二天，我睡的很难受，那个所谓的空气床垫简直是垃圾产品，把我的背折腾了一晚，我按了按钮把护士找来，请你帮我把床垫换了吧，我睡的很难受。她对我不屑一顾，不，那怎么可能，你既然昨天能睡今天也能睡。我很想给她一耳光。忍住了，这个老女人居然还当着我的面对新护士说，这个女孩的英语很差。我连中文都说不清楚了，何况英文，我听在耳里，只告诉自己，要记住这句话。第三天晚上，我突然一阵恶心，马上按呼叫扭，护士来了，我对她说，我要吐了。Deep breathe，她丢给我一句就走了。她一走，我便开始吐，把那些绿色的液体全吐出来，我苦笑起来，自言自语，为什么这些护士那么愚蠢呢。良久，另一个护士来了，看见这一幕，大呼，excellent。我只是沉默，任由她摆布。邻居来看我了，她是当地人，我告诉她床垫很不舒服可是却不给我换，邻居很愤怒，找到了护士，搞定。原来是歧视我罢了。那个护士

似乎更加讨厌我了，医生过来给我做检查，让她帮忙拉着我的双手以免我倒下，她居然说，不行，我的手很酸，拉不动。我很乖的不说什么，即便我真的想把所有泼妇骂街用的词都浇到她头上去。不能吃东西，不能上厕所，说话不方便，我失去了一个正常人享有的生活。被禁闭在医院的病房里，和一群庸医，还有一些在我看来青面獠牙的护士生存。每日从手臂抽血，往大腿注射一些药，从肛门塞药片，真的象个被用来试验的机器而不是人了。做完手术第二天便要洗澡，脖子上的管子连着一个巨大的机器，鼻子上的管子连着一个袋子，腹部的引流管通到一个粘在腹部的袋子里，还有导尿管，我拎着这些乱七八糟的袋子，推着机器进了洗澡间，怎么洗啊。我自己都困惑，最终就是用水冲了冲，那个洗澡间不知是哪个傻瓜设计的，门很难打开，底下漏风搞的我一关了水就瑟瑟发抖。痛苦的洗澡经历。接着是要我起床走路，还是带着那么多的东西，由一个实习生帮我走了大概有五米的距离，虽然她是个实习生，却比正式的医生好多了，至少她对我的态度很和蔼。按呼叫按钮找护士平均要等上十分钟才有人来理你，最长的一次我等了一个半小时，那次我坐在椅子上想躺回床上，自己没法做到，只能等护士来，等到我快绝望了。父亲和bug依旧每日电话，父亲让母亲不要打，因为怕我话说的多太累，他们都很担心，而且远在万里之外，有心无力。我能说话后就告诉父亲不必太担心，自己现在已经好多了。父亲叹气道，女儿，你这次是死里逃生啊。我没想过那么严重，所以懵懂也是件好事，如果一早知道那么严重，吓也吓死了。过了几天，鼻子上的管子取了，导尿管也取了，我可以吃一点冰块了。虽然有导尿管很方便我根本

不用起床，但是那东西非常的不合作，有次居然堵住了，我快被憋死了，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我强烈要求取掉导尿管，宁可累一些自己起床也不要受这个苦。起床，是考验，平均花2分钟才能从躺变成坐，但是我很有成就感，至少我可以自己起床了。半夜去上厕所，忽然感觉腹部冰凉，吓的我掀起衣服看，伤口正不停的往外渗脓血，已经滴落在地板上了，两脚间一会儿便密密麻麻的滴满了，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那股腐烂的味道，快把我熏死了。护士来把我弄回床上，贴了张象卫生巾一般的東西来吸收脓血，我在这味道里无法入眠。医生又一次告诉我，可能还要动一次手术，因为他们怀疑是肠漏。我已经麻木了，没有语言。告诉了only，她又一次被shock了，我也打了电话给爸爸，他告诉我不能轻易的动手术，我象是得到了豁免一样高兴，漏就漏了，我就不动手术。后来几天，漏出来的液体越来越多，他们又给我安了个袋子收集。而一群庸医们每日都在讨论是否应该给我动第三次手术，谁知道是不是他们在动手术的时候捅了我肠子一刀。总算有件高兴的事情，bug给我寄了个包裹，我打开看，里面有四个cs小人，还有他写的一封信，折成双心的形状，我很喜欢。将那四个小人放在我的桌子上，每天都拿着看。干妈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诉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你爸爸都快急疯了，所以我们带他出去散心，去爬山，结果他就打赤脚走了很久到庙里去帮你求签，他说，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无奈，我女儿在受苦我却没法帮她，我宁可自己代替她去受苦。我哽咽了，颤抖的说，你要帮我照顾我爸爸.....接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有的爱的确太伟大了。身体还算好转，虽然漏还是漏，精神到是不错，正是因为看到我的一切状况都

不错，庸医们才没打算再动手术。慢慢的我的胃开始饿了，我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看食品广告，古人有画饼充饥，我也效仿一下。最后他们决定还是让我再做一个ct scan，我必须再次喝600ml的显影液，很难，胃空了那么久，我挑战自我了，在一番痛苦的挣扎下喝了300ml，在打算喝另外300ml的时候，胃抽搐起来了，我立刻放下杯子，张口就吐掉了所有的东西，望着满地的显影液，我抱着枕头抽泣了起来，我真的那么无能吗，连300ml水都没法喝下去，一旦开始哭了就刹不住车了，我抖瑟着打开了bug的信，一字一句的看，痛快的哭了一场，同住的老太太说，you need a good cry。医生跑来对我说，下午五点前你一定要喝完，否则，我们将从你鼻子里通管子把液体导入到你胃里。我知道不是吓我的，于是，一场竞赛开始，在4点45分，我喝光了所有的液体。结果似乎不是肠漏，庸医说是皮下脓肿，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又一次犯错，我在渗出液里发现了吃过的东西，不是肠漏？鬼才相信他们。爸爸打了电话给外交部，他们联系了大使馆，派了人来探视我，学校的international center也派了个香

100Test 下载  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[www.100test.com](http://www.100test.com)